

DANG

当

DAI

代

ZHONG

中

GUO

国

ZUO

作

JIA

家

SUI

随

BI

笔

JING

精

XUAN

选

下

柯 灵 ◆ 主编

◆ 东方出版中心



当代中国作家随笔精选

下

柯 灵 ◆ 主编

DANGDAI
ZHONGGUO
ZUOJIA
SUIBI
JINGXUAN

◆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当代中国作家随笔精选(全二册)

柯灵 主编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政编码200335)

印张:26.75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660千字 插页10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199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江苏常熟新华印刷厂

印数:1-12,000

(精)

ISBN7-80627-036-1/Z·22

定价:40.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精选了著名作家公刘、白桦、蒋子龙、刘心武、陈祖芬、范小青随笔精品共 83 篇。

其中不乏名篇佳作。如公刘的长篇随笔《活的纪念碑》，是作家一生的艺术总结。白桦的《儿子》、《故乡的河》等篇目，给我们描述了记忆中的人生。蒋子龙的《情结》、《守住自己》和刘心武的《青春的门槛》、《心上的草》等，是作家生活所引发的思考。而陈祖芬的随笔总给人一种青春的信息，充满活力。范小青的一组随笔就是一幅真实的生活画卷。

全书不但艺术地再现了作家的人生经历，也较为完整地反映了近年来随笔创作的风貌。

目 录

公 刘

活的纪念碑.....	1
三祭岳坟	36
无论是“得”是“失”都充满了忧伤	45
酒的怀念	52
端午,在屈原的家乡	59
云南云	70
会见“阿诗玛的妈妈”	75
我的追求	80

白 桦

儿子	84
我也有过一个外婆	94
记小时候的一位大朋友	101
谈谈我的表演才能	107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112
仰望雪宝鼎——黄龙记游	117
我心灵中珍藏的画卷	122
故乡的河	125
人人都有一个初梦	127
我梦中的顿河	130

混合着痛楚的愉悦·····	135
寂寞的呼兰河·····	138
钓?抑或被钓?·····	144
梅香正浓·····	150
萧瑟南国烟柳·····	154
鸟鸣嚶嚶·····	157

蒋子龙

难得一笑·····	166
情结·····	168
名人效应·····	170
守住自己·····	174
黄昏的早晨·····	176
爱情欺负什么人·····	180
天都情·····	185
幽默运动·····	188
小人效应·····	191
书的征服·····	194
贵族情结·····	197
童年的色彩·····	200
追踪历史之魂——在日本看碑·····	203
“城市人”随想·····	209
历尽天磨真铁汉·····	212

刘心武

青春的门槛·····	216
枯鱼过河泣·····	219
坐下来,笑一笑自己·····	222

让“卑”字走开！	225
心上的草	229
从一个微笑开始	231
岁月如筛留真情	233
在胡同里转悠	235
哄堂大笑中的领悟	237
追兵来了	241
失稿记帐	244
夜凝珠	247
冰吼	250
护城河	253
跨过五十岁的门槛	258

陈祖芬

春的胡话	271
女孩	273
我不是坏小孩	276
亲密的尴尬	278
一个能诱发欺侮欲的人	281
艺术家之梦	285
好吃不懒做	290
百年回响	293
人与木偶	297
北京有只鸭	301
现代的荒诞	307
一个沉重而常绿的话题	31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姑娘	314
一路奔跑	317

躲春节·····	322
当一回玩具兵·····	328
死亡飞行·····	331
回上海·····	336

范小青

肚兜的遐想·····	340
镜花水月·····	344
穿小鞋·····	350
小巷人家·····	354
不会跳舞·····	359
来客·····	364
病中吟·····	372
远山近水·····	376
人在旅途·····	381
世间桃源·····	386
边走边写·····	392
设置障碍和跨越障碍·····	398
清唱·····	403

活的纪念碑

“我的家是一个半辈子家，一个破碎的家，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女儿，另一个便是我。父亲和女儿相依为命，已经30年了。我的女儿是我个人命运的活的纪念碑。有这样一种活的纪念碑的中国家庭，又何止成千上万！”

“我很尊敬弗洛伊德，他是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不过，我认为，他的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俄狄浦斯情结，并不足以解释我们父女之间的深情。我深信，能够准确解释中国万千家庭之中类似这样一种父女深情、母子深情的唯一根据，只能是中国当代社会的被扭曲了的历史。

“由于我的不幸，女儿受到株连，但她并不抱怨。作为父亲，我很感激女儿的理解与宽容。”

“……”

上面引用的一段文字，是我1988年11月16日晚上，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现代艺术馆大会堂的一段讲话记录（请参看1989年《百花洲》第3期，《海南日报》1989年4月18日至4月22日连载文章）。那次我是应美国国际诗人协会指名邀请，前往大洋彼岸，参加首届中国诗歌节的。这一场朗诵会，由于美国当代著名诗人金斯伯格（ALLEN GING-SBERG）先生、麦克劳尔（MICHAEL

MCCLURE)先生和施奈德(GARY SNYDER)先生三位联袂光临,与中国诗人们同时登台献诗,堪称整个诗歌节活动的最高潮。

为什么我要对在座的上千名美国朋友将我的女儿比作“活的纪念碑”呢?因为,我觉得非如此不足以帮助他们了解作为诗人的我和我随后即将奉献给他们的若干篇章。

事实正是如此。我的厄运降临,始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当然,在从1955年5月到1956年5月长达12个月的反胡风——肃反运动中,包括死神在内的大小凶神恶煞们就都对我亮过它们的獠牙。

女儿是在1958年春天来到人世的,可谓生不逢辰,距我被树作口诛笔伐的靶子,登报亮相,才不过4个月挂零。

人民解放军301医院产科,此刻正躺着一位不愿当妈妈的青年妇女。她之所以不愿意当妈妈,我是早察觉的。我怎能忘记,随着预产期的日益迫近,随着离我们卧室30步之遥的会议室恶狠狠的声浪日益高涨,随着组织的和所谓社会舆论的压力日益增强,显然,她早已下定了某种决心,这表明在不但每天有事没事找茬子吵架呕气,而且偷偷地甩开了退奶药。这时,她由于力不敌天,生下了一个“右派狗崽子”而深感懊恼羞愧,坚决拒绝哺乳,可以理解。后来,左右两只乳房都因退奶、憋奶而患乳腺炎,就更有“理由”了。从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如此僵持了5天之久,硬是让医护人员抱着去央求别的“余粮户”施舍度日。在居然能够战胜人类天性的弱点方面,我的前妻真称得上好样儿的。

第六天一大早,医院通知我接人,从此,我不得不承担起“保姆”的责任;幸亏,作为“敌人”的我,已被“歼灭”,不必再像只猴似的教人牵来牵去大会小会的充当“反面教员”示众展览了,我还从来不曾这样“清闲自在”过,24小时,每一秒钟都属于自己。女儿的到来,她的啼哭声、她的尿骚味、她的深度与日俱增的稀屎巴巴的洋黄色块,填补了我岁月的空白,应当感谢上帝、真主、佛陀、玉皇

乃至任何神祇。

我一口气订了三磅鲜奶(那时候人心虽然已经初步兑水,但牛奶还不曾同步兑水),足够小家伙吃的了。我翻出来早早备下的一只立式、一只卧式的玻璃奶瓶以及为数一打之多的橡皮奶嘴,学着别人的成功经验,先用水煮沸一遍,以免措手不及地发生爆炸或破裂;又按照《育儿指南》的教导,有比例的添加葡萄糖粉、钙粉等等;还颇为老于此道似的,在温好奶汁之后先在自己手背上滴两三滴,试试凉热……做完这一切之后,再把奶嘴塞进她的小嘴,看着她那心满意足的小模样儿,我比她还要心满意足,有时候,她咂吧嘴儿挺香,我禁不住也咂吧几下,并且苦中作乐地寻思:原来当爸爸的也能体验到当妈妈的幸福——假如这幸福硬要落到你头上的话。

早春的北京照旧冷得邪乎。托福,我当时借作新房的地点是总政文化部电影处和创作室共用的办公楼,有锅炉;为了烘烤万国旗般缤纷多彩的尿布,我自己又买了家用小煤炉;那会儿北京蜂窝煤并不多见,只好烧煤球,架上熏笼,煤气甚重。我惟恐呛着了宝贝疙瘩,便把炉子支在两截楼梯拐角处。这么一来,除了提水必须经常下楼去厨房外,烘尿布又增加了我跑上跑下的次数。生命在于运动,何况,此运动并非外边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的彼运动;更何况,这种运动本身正体现了人类旨在延续种的生命伟大运动,自然乐在其中了。

女儿的小名叫小麦,这是我与前妻一致商定的:生儿叫谷米,或谷子,生女叫小麦,或麦子。北方出生的孩子嘛,理当像北方大地上的庄稼一样健旺、寻常而又不可或缺。

我的麦子从小就文文静静的,不爱哭闹。我曾听人说过,小孩不宜多抱,否则,养成离不开哄拍的习惯,咎由自取。平心而论,我带的三个月,并不特别淘神。至今印象很深的唯一事故是:有一天,我正在楼下接自来水,水桶盛到一半,猛然听见愤怒的啼声,我心里不由得一惊——几天前屋里发现了小耗子,莫非那贼眼溜溜的

坏蛋上床散步去了？心急火燎，竟忘了拧紧水龙头，便三磴并作一磴地飞奔上楼，一看，并非被什么异物吓着了，而实在是连屎带尿的糊了一垫子！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想，迄今刘粹的嗜洁成癖也许正是打那会儿播下的种子。问题不在于一场虚惊，而在于炊事员的咋唬训斥，我这才想起，厨房兴许变成溜冰场了！赶紧下去实行自我批评，亏得炊事员是位天性厚道的老北京，尚未学会使用政治术语，上纲上线，免了一场人身污辱。

带孩子得熬夜。但熬夜对我不算难题。我长期闹失眠，挨斗以来更经常通宵不合眼。所以，不时翻身坐起替她掖紧被角，或者检查床褥和开裆裤，都不过是小菜一碟，不花工本的。到底年轻，第二天照样挺得住。

4月中旬，命令下达，去山西某地劳动改造，要求随时整装待发。恰好前妻出院回家；我明白，要求她同意照料这累人的活物，纵然我嘴皮子磨起茧，她也断然不会同意的。经过好说歹说，总算答应替我去江西南昌跑一趟，请奶奶抚育孙女儿。

当月底，我就进了娘子关。苍天作证，对于女儿，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就只付出过到此为止的一丁点儿爱心。往后，全靠我的老母了。

母亲万岁！但又似乎并不是每一位母亲都配得上如此一声颂歌。

我母亲辛苦了整整四年。

这四年很不好过，接踵而至的家庭变故，几乎使我男女老幼全军覆没。

头一桩不幸，是家父抱恨辞世。原先倒是有病，不过，直接的死因却是儿子的“右派”帽子捂得他咽了气。这当中情节离奇而又合理，完全可以写成纪实小说，但在这篇文章中不宜细述，以防跑题。单说我收到告急电报后，变卖手表作盘缠，选择了一条行程最短的路线，星夜赶到潼关，转车郑州，转车株洲，再转车向塘，一头扑进

那个贫民窟中的家，等着我的却是祭奠亡灵遗像的一张破桌！父亲等不及我，他走了和我永别了，母亲抱住我的胳膊失声痛哭，这哭声又惊醒了斗室之中的她，小麦，她的哭声无疑更高亢，更激越，更令我母子俩肝肠寸断！老人很理智，不让感情继续泛滥，拉上我迈过门槛，哽咽着对犹自挣扎踢蹬的孙女儿说：“乖乖，不哭了，快起来，起来认爸爸……”然而，孩子仍旧一个劲儿地哭，母亲不得已，仿佛她犯了什么过错似的解释：“她怕生。”啊，在女儿的眼中，我原来是个生人！

当夜，三代人挤在一张破棕绷床上睡。小麦停止了啜泣，她能感觉到了血缘的亲合力，对“生人”友好一点了；我相信我看见了她会努力对我笑了一笑，虽然她无论如何不让我挨近她。最后，我和她中间，隔着她奶奶，并且我靠的是另一头。

这回请事假，是祁县轴承厂的党支部书记王步云恩准的，我刚调到该厂滚珠车间当磨工，继续改造，尚在“以观后效”期间。王书记是百分之百的贫雇农出身，当过游击队长，战功累累，是汾阳一带著名的传奇英雄，是曾经被日本鬼子打飞了一只睾丸还悬赏缉拿的“匪首”。为人一贯豪放任侠，说一不二，偏又极富同情心，传闻平时“一贯傲上”，其实只是一不拍马屁，二不跟风转罢了。我对他说定只在家停留三天，他一口应承下，我当然不可以昧心欺人。三天届满，我舍不得离开老母幼女也得离开了。8月的南昌溽热蒸人。小麦仅着一身利用医用纱布缝制的汗衣，面孔红扑扑的，鼻头上沁满密密麻麻的细碎汗珠，睡得正香；我一边和母亲话别，说些宽心话，也就是善意的谎话，一边轻轻挥动蒲扇，替孩子驱赶以附近臭水塘和垃圾山为基地的蚊阵。待到非拔脚离家不可的时刻，才俯下身去亲了一口那可爱的小脸蛋。突然，我发现在英语中还不能使用人称代词，而只配叫作it的她，额头上竟然刻有三道皱纹，于是母子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我低声惊呼：“妈，您快看！抬头纹！不满周岁怎么会有抬头纹？”母亲淡然又戚然地回答：“我早就看到

了，命苦嘛。”我不是宿命论者，但是，“命苦”二字从此却一直响在耳旁，而且，渐渐地也有点将信将疑了。就是苦，我苦，女儿也苦，苦藤苦瓜。

第二年早春，不料又是一纸电文：“母病速归”。和前一个电报的差别除了主体已换外，还少一个“危”字。我了解，老年丧偶，最难熬过第一年。这是常识。因之心上特别忐忑不安，当我再次试探着向王书记汇报时，他二话没说：“你妈妈可不敢再出差错哩，丢下吃奶娃娃可咋呀？后晌就走！老人要服侍，你就多服侍几天！买票去吧，快！”几句贴心话，教我浑身发热。打从离开昆明部队以来，我还是头一回遇上这么好的党员领导干部！

由于不曾定死时限，路过郑州时便停了一宿。小麦的生母已回河南工作；她向法院正式投诉，要求和我离婚。我打算私下了结，何必惊动官府，在郑州街道上取个证明也就完了。为此目的，我想亲自听听她的意见。她倒干脆“存折归我，公债券归我，孩子归你！我已经告到法院了，法院比居民委员会更正规，更有约束力”。我欣然同意，“右派”服从左派呗。不过，我还得作一点补充：“好，孩子我要，还有，我的书你不能拿走。”

这算是君子协定。法院作出判决，孩子由男方承担全部义务，女方不必支付生活费。女方满意，自不待言；同时我也满意，因为我算定了前妻绝不希罕背这个“包袱”，小麦跟爸爸跟到长大成人自立门户可谓十拿十稳，只是眼下只好受点委屈，爸爸吃饭，女儿吃饭，爸爸吃糠，女儿吃糠了。

这，便是我前面说到的另一个重大变故。

回头再说我的第二次故乡行。虽然乘的是快车，还嫌它慢，轮箍撞击铁轨的咯噔咯噔之声，听来似有某种不祥；我在胡思乱想，万一……那孩子托付给谁呢？老天爷，你可怜可怜我吧，折上我的阳寿，匀给我母亲吧。一路上我默默祷告上苍。

跨进家门那一步是何其艰难！当我一眼瞧见母亲正背冲门外

在用瓦罐熬粥时，这第二步就差不多要飞起来了。老人听见了我喊“妈”的声音，扭过头来的一刹那，泪珠儿便劈劈啪啪地掉到堂屋地上：“儿呀，娘想儿都快想死了！我冒冒失失地拍了那么一个电报，不要紧吧？快进屋进屋，你的小麦子会叫爸爸了，我一天教她叫80遍，我都怕你要打喷嚏了！”母亲转移话题，显得心慌意乱，她一辈子没有哄过人啊，更不要说哄能给她儿子“戴帽子”也能“摘帽子”的政府了，不用细看，比起父亲下世那阵，母亲衰弱多了也憔悴多了，人老了难免犯糊涂，这是人之常情；即使王书记知道了电报的真相，也会包涵的。我暗自这样判断着。待到问明是她自己摸索着去八一广场电报局，央告一位陌生人代拟电文并代办手续的经过之后，我就愈发放心了。

这当中，穿着花棉袄、花棉裤活像一个花皮球的小麦，正站在破藤椅中，用肉呼呼的手指头戳着一块破玻璃底下压着的我的几张照片，不无得意地表现自己的鉴别力：“这个——这个——这个”逐张逐张指点完毕，才上上下下查验一番来人，然后以毫不迟疑、充满欢乐的大嗓门叫了一声“爸、爸！”这是她第一次叫爸爸，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见女儿如此充满信赖地叫自己。我冲过去，一把将她从破藤椅中拔了出来，搂进我脏兮兮的怀抱。

快乐的日子一年像一天，痛苦的日子一天像一年。这次“作弊”回家省亲，前后也不过五天，五个24小时竟然不知不觉被那架老得没牙的双龙牌座钟啃得渣滓也不剩了。我不甘心，想方设法哪怕多“赖”一秒钟也是好的，终于想出了一个“点子”，改变路线：不走株洲，走九江换船去武汉转京广铁路北上，原因是南浔铁路有一班车深夜始发，而浙赣铁路过往班次虽多，却受制于向塘至南昌市区的短程不配套。如此又白捡了几个钟头。

出乎意料的是，没有捡到欢喜，反而捡来了悲伤。

除掉迎接我的头一夜，拉着电灯，大放光明以志喜庆外，第二夜又恢复了花费极小的桐油灯。这会儿一星如豆，满室幽晦；四邻

八舍俱已睡定，12点也敲过了。母亲往我寒伧的行囊中塞进用荷叶包扎妥贴的酒糟鱼干：“熟的，焐在饭里就能吃……要不要叫醒小麦送爸爸一路顺风？”母亲征求我的意见，她见我们父女俩这几天玩得极其融洽，也满心喜欢。“不！悄悄地走了更好，何必逗她哭一场呢。”我自己硬着心肠这么说过以后，连自己也被吓着了。我不敢亲亲她，只是立定在床前望着她，望着她，把她的安详的酣睡姿态刻进脑海。

母亲替我轻轻地拔掉门闩，寒风立即呼啸入室。我向老人说了一声保重，老人的眼泪随之扑簌而下，她跟着我跨出大门，四外黑漆漆的，如此暗夜，如此别离，如此前路，人何以堪！母亲喊我回来，哆哆嗦嗦从怀中取出一个白纸包：“这是我白天梳头收拾起来的一撮烦恼丝。你过八一大桥时，替我把它抛进赣江去，指望下辈子少受苦受罪……记住，一定要在桥中间江面最宽的地方抛……儿啊，快赶火车去吧！说什么娘也要活下去，亲手把麦子交给你才走……”老人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对忤逆不孝的儿子如我者，不啻五雷轰顶！我是不轻易落泪的，然而，这时大雾罩住了两眼，大雨淋透了胸襟。“儿子知道了，一定挑选水势最急……最急……”我实在无法断句了，只好掉头而去。

南昌市区公用照明不大好。这于我正合适，没有人能发现这么个大男人在伤心饮泣；我还想，纵然被发现了又能怎样？随他们瞎猜去吧！这年头！

我的思念一会儿又转到了小麦身上，这会儿，奶奶该拥着孙女儿躺下了吧？睡不着的！肯定睡不着的！还是小麦子好，什么也不懂，老虎再厉害，她照样不怕，她不知道老虎是要吃人的啊。

借着桥上的路灯，我选中了一处水势湍急处，使劲儿捏了捏再掷，那个小纸包就像一朵凋谢的白花，随风飘去随水流去了。这时，我只感到内心充溢着神圣和庄严，我完成了老人的嘱托，我也就不再需要用手背拭擦面颊了。

啊，我的小麦！我的爱女！这也是替你奋力一掷啊。要快乐！不要烦恼！

我向牛行车站大步流星地奔去，不一会儿铃响，笛鸣，我已在硬席坐定，只觉得四周空空荡荡，内心也空空荡荡；事后回忆，不免思忖：莫非殉难者赴死之际正是这个样子？！

最最弥足珍贵的是，我的眼前始终保留着一张可爱的小脸，不惊不忧酣然熟睡的小脸，这是我的安慰，我的希望，我的天国。这张天真无邪的小脸伴我通过了似乎永无尽头的惩罚性劳役和前途渺茫的半生。

它也是一针长效麻醉剂，帮助我求告于反现实的幻象，抗拒着理智的痛苦：1960年至1961年，如同全国各地一样，南昌市内每个街区都成立了公社，而且大办食堂（红头文件上印着这样骇人的命令式语句：“各地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所有的粮食都上缴了，所有的铁锅都砸碎了；母亲为了保住刘家唯一的骨血，宁可自己浑身浮肿，双手溃烂，才侥幸熬过了这人造的鬼门关。我自己也腿都肿直了，无法打弯，上工下工过护城壕必须非滚即爬，这亲身感受的事实不能不令我遥遥感知她们所面临的苦难。幸运的是，我看不到任何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呆滞失神的小脸，我记忆中的小脸是绝对排他性的小脸。明知这近乎迷信，但我自甘愚昧。

1961年下半年，报纸基本上不尽唱高调了，我也突然受到邀请，出席了一次县里的所谓神仙会，领受了二斤黄豆的特供；我舍不得吃，打成包裹邮去了南昌，请母亲磨些豆浆——我家那扇小石磨尚未被“集体化”——给孩子吃。大概是忝列仙界的直接后果吧，同年10月，和北京宣布特赦一批国民党战犯同时，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

1962年3月，奉山西省委宣传部之命，正式调入《火花》编辑部，看诗稿。同年5月，我决定将老母幼女接来太原团聚。虽然不